

## 考研四战

◎刘年贵

又是考研初试成绩公布的时候，我不禁想起当年四次考研的艰辛。

我2014年考研，初试成绩公布之后，迟迟没有查分，甚至一个多星期后，当其他考研同伴关切地问及我的初试成绩时，我仍旧回复道：“不知道呢——我还没有查分。”初试成绩都公布那么多天了，还没有查询，谁信呢？搞得他们还以为我是在“故作深沉”，在迷惑竞争对手。然而，谁又知道我当时复杂的心情呢？

那年是我第四次考研。出于对文学的热爱，前面三次考试，我将南京大学文学院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，参与过研究生考试的人都知道，文学专业向来分数线很高，而且南大文学院实力强悍，足可以比肩北大文学院，考研难度之大可想而知。而我又高估了自己的实力，三次落榜让我很受伤，就有了放弃的念头。可是回到工作中，又是每天艰辛奔波着，那点微薄的薪水，除去基本花销外，所剩无几，我看不到出头之日，很是迷惘。好在曾经在徐州一同跑业务的耿老哥真诚地劝我：“老弟，既然你想要读研，就应该努力去实现它。要不你再考一次，就考自己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吧——也是211名校，这样你毕业后至少可以去中学当政治老师。”经他这么一说，我心动了，于是下定决心第四次考研。

当时已是2013年8月底，我的复习备考时间满打满算最多只有四个月，肯定很仓促，可我已经豁出去了。母校研究生院既不指定专业课程参考书目、也不提供历年考试真题，我只好通过其他院校指定的同专业参考书目，下载网上能找到的考试真题来确定考试重难点。

在我考研结束约半个月后，哥哥回家过年，为这事还跟我吵了一架，他认为就是考上了，又得耽误三年时间，还不如去厂里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着。哥和嫂子都没读过什么书，他们觉得进厂一个月能拿三五千元的工资，比种田强多了，这就够了。

这期间我甚至想好了退路，都跟一个江西朋友说好了跟他去广东某工地附近卖早餐。只是在距离约定出发日期还剩最后一两天时，我内心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要不先看看考研成绩后再去卖早餐……考研成绩公布约十天后，我忐忑不安地登录查分网站，用颤抖的手输入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准考证号码，最后点击“确定”按钮时，那种感觉仿佛是在引爆一颗重磅炸弹，能瞬间决定自己生死。甚至页面跳转都不敢去看，过了许久才定了定神，用目光瞄了成绩栏最下面一行的总分数据，显示为372分！当时心里就“咯噔”一下，有点意外和惊喜，这分数肯定能进复试了！当时那种兴奋难以言喻，那晚我高兴得彻夜睡不着。

我赶紧联系了那个江西朋友，跟他说明了情况，他也对我能考上研究生表示祝贺。接下来我信心百倍地准备复试，然后顺利地由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院录取，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，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人生终于如意起来。

或许，人生有许多不确定的事情，但是只有坚持，才可能出现奇迹。

老曹今年57岁，是我老家的一个木匠。我妈家的老衣柜、樟木箱子、洗脸架，都是曹木匠做的，我妈一直舍不得扔掉，她说，看见这些老家具，心里觉得暖和。

曹木匠10多年前进城居住，那时还去做木工活，但很快大家都用现成家具了，他失去了本业，改为找点其他杂活做。老曹热心肠，楼上楼下家里修修补补的事儿，只要一声招呼，他就去了。

老曹同我关系不错，可以推心置腹。他说妻子患类风湿，养老钱还是自己攒着安全，尽量不给后人添麻烦。我问他到底有多少积蓄，他吞吞吐吐好几次后，才告诉了我真实的数字。老曹握着我的手说，我信你，可别告诉我那两个儿子啊。

老曹家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很争气，研究生毕业以后在珠海工作；小儿子在城里一家银行当保安，我每次去那家银行办事，这性格憨厚温顺的小子都要给我抬起右手敬礼，我对他说过没必要这么客气，都是老家一个村的人。他儿子诚恳回答，你是我们单位尊贵的客户，必须的。

老曹的忧虑突然重了。

他告诉我，大儿子想换房，开口

## 老木匠“输液”

◎万州

向他借20万元。老曹跟他说：“你以为我是提款机啊，你弟弟当保安，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块钱工资，我得照顾着他一点，你出息大，还啃我啊！”这是老曹这么多年来，跟儿子说话语气最重的一次。

老曹说他花在大儿子身上的心血，确实比小儿子多，供养他上大学、读研究生，儿子准备结婚时还给了他16万元钱。儿子说，爸，你们今后养老，来珠海一起住吧。但老曹说他住不惯，出门一眼望出去，心里没法亲近。

有时候往往是最亲的人，遇到了无法面对的尴尬。大儿子找老曹借钱的那天中午，老曹草草吃了一顿饭就躺在沙发上打盹，他突然感觉对不住大儿子，就打电话说，你回来一趟再说。儿子回来了，父子俩喝了一场酒，老曹拿出13万块钱，说，知道不多，但也就这点了；剩一点钱，我和你妈养老还要用，你弟弟工资低，我还得照顾一下。大儿子说只是暂借，很快会还的。老曹无力地说，谁要你啊，今后我和你妈走不动了，躺在床上，你得给我们打电话。儿子眼里噙着泪，说，爸啊，怎么会呢。

那13万元钱，是好几张定期存

折当活期提前取出来的，城里每家银行的利息，哪怕相差到几十块钱，老曹都计算得清清楚楚，那几张存折，都被老曹反复摩挲得起了毛边。

老曹这拉了一辈子磨的老驴，现在还停不下来。他还想要小儿子生二胎的，小儿子说，爸啊，我们把这一个孩子好好养着就行了。

连接孩子的“输液管”，还拔不下来，一直扎在老曹的心坎儿上。患类风湿的妻子有时下不了床，疼得龇牙咧嘴，老曹恨不得自己锯掉一条腿给她。

老曹现在跟小儿子一起住，他和我谈今后一旦动弹不得了，或遇到个啥病瘫痪卧床什么的，就和妻子去郊区便宜的养老院住。他去考察过几家养老院，算来算去，觉得做最坏打算也勉强够了。但小儿子一家还是让老曹操心失眠。

老曹说几家乡里亲戚家事也跟他差不多。大家都说，都还在给儿女攒钱呐；儿女们的孝顺，就是过年过节回家一起吃顿饭，或者打个电话回家。老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显出一丝慰藉的神情来。他又补充说，儿子孝顺，大儿子刚快递回来几盒老年人补钙的保健品，还给他妈买了一些治类风湿的药。



## 流年“借”事

◎雪莲花

小时候家里来客人了，母亲便差我拿着面瓢去邻居家借面粉，烙饼款待客人，有时也借盐、借油。那个年代物资匮乏，互相借来借去，谁家也不觉得丢人。

那时，白牙婶家的铁锅也有人借，其实锅是不缺的，但白牙叔是粮局工人，端铁饭碗，家里长年不断油花，所以他家的铁锅天天有油滋润着，拿来炒菜能省几滴油。不然自己家的铁锅倒上点油，都叫锅吃了。记得邻居二奶奶娘家侄儿来看她，她跑去白牙叔家借来了铁锅，高兴了好半天，因为白牙婶刚煎完小干鱼，锅还没来得及洗，二奶奶便去借了。二奶奶把锅端回家，就着鱼油往锅里磕了两个鸡蛋，借一次锅愣是省下了半汤匙油。

1980年，我家盖房子，兜里一分钱没有，全靠借。亲戚朋友

都借遍了，买檩条的钱还不够。大姐之前已经借给了我三百元，那时姐夫是电厂职工，大姐说等姐夫开了工资，若我家盖房子钱不够了，再去她家拿。那天，我和丈夫去大姐家借钱，大姐说，姐夫的单位还没开工资，等过几天让我家孩子来拿。说实在的，就是大姐再让我上门取钱，我也不好意思了。

既然她开口说让孩子去，我便过了些日子让大儿子去了，可大儿子到她家坐了一上午，大姐也没提借钱的事儿。那天，大儿子哭着走了回来，十岁的他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尊受挫。

过了几天，我又让二儿子去，这次大姐开口了，说让孩子明天再来，钱一定备好，还嘱咐一定要他哥俩一起去，以免弄丢了钱。第二天一早，两个孩子便去了，这次果然借来了钱。我家盖房子一共花了两千多

元，借了十几家才凑够的。

虽然大姐家借我的钱最多，但因为过程太难而让我对她有了些不满。我家新房温锅时，大姐悄悄对我说，她那是故意为难孩子的，就得让他们知道父母不易，借了多少家、喝了多少“眼皮汤”才能借到钱。大姐虽然这样说，我心里还是不舒服，来年地里丰收卖了粮食先还她家的钱，可大姐死活不要，让我先还其他人的。那时，我才明白了大姐的苦心。

现在的变化天翻地覆，借钱都不用找人，像我们这种一生老实、信誉良好的人，去银行办业务，柜员都会推销信用卡，买房可以办理贷款，连手机都有网贷业务，真是足不出户便可借到钱。但两个儿子对贷款这事儿都非常谨慎，应该是小时候借钱借“伤”了。不过这个“伤”却没什么不好，贷款如此便捷的时代，更需量力而行，才不至于给未来留下祸患。